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俺答封貢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總督王瓊率兵禦卻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喚阿爾倫旣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眾立阿爾倫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答強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地肥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其後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於諸部滿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官喚等八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瓊乃請修沿邊垣墉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十月俺答寇大同掠井坪應朔九年夏五月俺答犯寧夏時俺答與小王子吉囊諸部或合或分時時犯塞至是入寧夏六月入宣府十年春三月入大同塞秋九月犯陝西冬十月犯大同旋出松潘犯西川西境自是無歲不入寇前後殺略吏民剽人畜以億萬計

十九年七月俺答諸部大舉犯宣府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北部哈刺噴糾俺答几祿吉囊青台吉

赤台吉等共十餘部禱旗瞭馬負十日糗糲入塞比報至俺答已過聖順川抵蔚州所過盡破關隘殺人盈野總兵白爵禦之戰於水兒亭敗績總兵雲冒又敗績於連雲堡俺答畱宣府境內兩月始出塞八月朶顏革蘭台結吉囊俺答分道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初大同之變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諸部俺答擇其黠桀者多與牛羊帳幕令爲僧道丐人偵諸邊或入京師凡中國虛實盡走告俺答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署爲長至是俺答率諸部入塞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掠我人畜我亦不闕汝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二

俺答諸部喜與折箭而去乃竟越大同由井坪朔州抵雁門破靈武關入岢嵐興縣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諸處殺掠人畜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輜重遺之求假道焉巡撫大同史道總兵王陞若不聞宣府總兵白爵調赴應援亦觀望不戰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講告急事下兵部尚書張瓚曰寇且退矣何事張皇俺答吉囊縱掠旣飽乃旋出塞十二月俺答吉囊寇大同

二十年九月吉囊入大同塞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已而吉囊出關未及塞

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眾上命宣
大總督樊繼祖發兵應援繼祖竟不應援俺答縱掠
而去

二十一年夏六月俺答入大同大掠太原而南時吉
囊掠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
分居套中而俺答曰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
用兵其眾畏之用命過於父俺答乃糾青台吉呪刺
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等各擁眾數萬入
大同塞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鉞利望之若
冰雪然不輕與我戰卽餘騎足扼我矣至是經朔州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三

破雁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 秋七月廷議懸
賞格斬俺答頭與千金官不次其下偏裨三百金官
三級無有應者俺答乃擁眾越太原列營汾水東西
掠潞安平陽諸州縣上命翟鵬提督宣大偏保山東
河南諸軍務未至諸軍連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
縱寇深入俺答大眾駐平遙介休間散騎入山落中
殺掠人畜輜重迺遷就大營諸將竟無肯乘險邀擊
者已而俺答大得利整眾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
城村起營約誓諸將躡寇力戰諸將皆閉營不救俺
答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蹙世忠圍之

世忠傷矢裹創下馬步戰俺答眾亦窘會矢及火藥俱盡俺答益眾蹙之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上馬督短兵接戰自已至西兵死傷殆盡諸軍卒無援者世忠力竭腦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痛世忠死亦力戰死之俺答旣勝復分掠定襄五臺孟縣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俺答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始出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戮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四

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詔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

二十三年秋九月俺答入大同塞總督尚書翟鵬禦卻之冬十月俺答破宣府塞入紫荆關時以巡撫朱方請撤防秋兵太早致俺答深入翟鵬不能禦俱逮繫下獄鵬削籍方杖死闕下

二十四年加總兵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鸞寧夏人祖鉞以襲賓鐸功封伯已平河北盜進封侯鸞粗悍敢大言朝臣俱薦之襲封守寧夏先是吉囊寇甘肅鸞與總督侍郎張珩巡撫張錦禦卻之遂上言督兵

禦寇追至朶蘭地及之大戰一日凡五捷斬首百餘級及斬吉囊子狼台吉而竄其昆季廝養卒姓名於籍中稱有功疏上兵科劾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夸張往歲黑山墩之捷謂馘吉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爲狼台吉濫引勤王之語妄覬封侯之勳宜行勘覈帝曰勦獲旣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宮保任一子所鎮撫

二十六年夏四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答請求入貢乞參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奏北邊自火篩爲梗貢禮寢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五

北邊諸部懷叵測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墮其計中蓋諸寇自庚子以來連年蹂躪大同深入潞澤宣府抵紫荆西掠延綏東寇遼陽塗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工皆思翦此以雪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外寇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乎先圖軍令重於申命乞嚴勅總督鎮巡等官加防禦上曰逆寇連歲爲患詭言求貢勿得聽從其各嚴邊兵防禦如有執異處以極典二十七年春正月俺答入河套三月總督宣大翁

萬達上言俺答復投譯書求貢帝命拒之五月俺答寇偏頭關七月寇大同九月俺答入宣府塞寇居庸諸處嚴嵩言於帝曰俺答諸部以夏言曾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帝於是益怒言不可解銑與言先後皆棄市

詳議復河套

二十八年春二月俺答大舉入寇略大同直抵懷來指揮江瀚董暘迎擊之斬獲頗多力竭無援死之總兵周尚文帥兵萬人追至曹家莊及俺答兵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繼之俺答敗走斬首五十五獲其器鎧無算俺答兵傷痕甚眾乃馳出塞議者謂數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六

十年間無此戰功捷聞諸臣升賞有差八月俺答入宣府大同塞備禦官張景福百戶成策李松力戰死之二十九年秋八月俺答越宣府走薊州塞入古北口圍順義長驅直入戊寅逼通州大掠密雲三河昌平諸處辛巳進犯京師壬午俺答求入貢命廷臣集議之癸未俺答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遂東去京師解嚴

詳庚戌之變

三十年春三月與俺答通馬市初咸寧侯仇鸞倡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乃密遣時義結俺答義子脫

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爲請俺答利中國貨幣投譯
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命羣臣集議鸞
力主之羣臣弗敢異上從之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
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力言不可略
曰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
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讎其不可一北伐之
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
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堂堂天朝而
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
天下豪傑日夜磨礪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和款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七

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心其不可四
庚戌之變頗講兵事無故言和使邊鎮美衣媮食而
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外
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
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其不可六伏莽之羌在
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惰而議和啓
內地不靖之漸其不可七俺答深入時我雖不敢逆
一矢然彼知我有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
謂我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其不可八俺答
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未

可知也或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嫁誘他部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俺答狡詐之謀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策其不可十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俺答至無厭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互市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八

非也旣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亦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寇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旣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眾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匪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俺答之重

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皆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績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爲是鸞憤然曰豎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構之而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狄道典史夏四月宣大馬市成史道至市事每一馬償幣若干俺答驅馬至城下計直取償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九

竣俺答貢良馬九乞再爲市仇鸞請勅厚賚之賜衣幣甚渥遣官宣諭朝廷恩威仍勅嚴飭部落勿得生事開邊釁秋七月俺答獻叛人蕭芹等初華人蕭芹張攀隆王得道喬源丘富等六十餘人潛出塞降俺答俺答任用之丘富每教以火食屋居俺答竟不敢屋居也爲築版升處之至是馬市通俺答頗利之芹等弗肯請仍謀入塞剽掠俺答不悅仇鸞遣時義昭俺答以利諷令縛獻芹等俺答以爲然遂擒芹及攀隆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譯書於總督史道所道以聞其丘富喬源等三十五人俱走免

芹等伏誅詔進仇鸞史道官爵餘各陞賞有差
三月俺答寇大同初史道主宣大市事俺答以羸馬
多索價直弗予輒大譁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
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併所得
羸馬掠之去俺答眾日往來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
市爲言將士不敢拒各邊垣及諸營堡俱壞戍卒盡
撤俺答遊騎可長驅至城下矣史道上言俺答無馬
者許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交章阻之俺答又請
開市於遼東巡撫遼東許宗魯移書兵部反覆陳不
可狀事得寢俺答知市利不博是月三寇大同巡按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十

御史李逢時上言數日之內俺答三入寇似與通市
情實相左乞勅邊臣多方備禦仍遣使俺答宣示恩
威令其約束部落勿啓邊釁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
許頻復求請倘若服從與通市如故若面從心違據
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兵部尚書趙錦言自古禦寇
之道戰守爲上羈縻終非長策乃開市甫畢而旋三
入寇防微杜漸誠宜審處上命督臣偵探備禦并嚴
私通之禁

三十一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
言俺答敢於歲初擁眾入犯可見馬市之羈縻難恃

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各邊臣合兵
征剿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
隱忍顧忌釀成大患帝曰俺答非時擾攘邊兵不能
防禦皆因平日專恃馬市全不設備故爾今後一意
戰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二月俺答復入大同
塞時仇鸞佩大將軍印偃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
恃通市亦不嚴飭邊將防禦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
縱聲言馬市旣通無庸戍守恣意腹剋巡撫都御史
何思亦以通市故卽有警輒匿不以聞有拒殺零騎
者抵死以故俺答眾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以貢市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十一

爲名往來官寺有司廩餼惟謹稍拂意輒大鬩甚至
直入堡城姦辱婦女莫敢誰何至是俺答眾萬餘入
塞直抵懷仁大掠徐仁等各擁兵觀望不擊遊擊劉
潭陰遣人結俺答翼路獨中軍指揮王恭率所部禦
之戰於管家堡力屈死之俺答得利遁去代府饒陽
王上言其事上命逮徐仁劉潭等詣京卽訊議處何
思削籍王恭贈都督僉事任一子祠祀三月罷馬
市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爲言仇鸞亦慮禍及密疏
請止乃罷市召史道還帝命復言開馬市者論死著
爲令於是兵部上言往歲宣大成卒自足戰守自簡

銳卒入衛京師眾分勢散致調各鎮兵赴援奔命罷勞餽饗繁費數年以來費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從之初總督翁萬達修築宣大邊垣千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爲俺答眾所毀兵部請勅邊臣修補給事中李幼孜上言敵壘卑小宜於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廬以棲火器俱從之夏四月大將軍仇鸞帥師出塞襲俺答於威寧海敗績而還 朵顏三衛導俺答眾數萬由遼東前屯衛撤去邊垣七十餘里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十一

死之詔贈相都督同知時俺答數寇遼薊皆朵顏導之爲患益劇 秋七月俺答寇薊州塞先是遼東報至仇鸞請行邊已而中止至是薊州報愈急鸞當出禦適疽發背不能出師然顧戀大將軍印不肯辭又無有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大將軍病不能禦敵而印在大將軍所諸偏裨令不行請暫假大將軍印自將兵禦之帝謂本兵不可出師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錦乃夜馳至鸞第收鸞印綬以總兵陳時代鸞佩大將軍印鸞聞大恙疾益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命都督

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得其諸奸事欲卽發尚恐無案驗會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八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出塞炳知之使關吏及邏者執之以聞詔下獄炳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諸亂政狀帝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鸞罪惡剝棺戮其屍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籍其家下詔布告天下俺答聞之引去趙錦亦以初附鸞謫戍於是帝諭更戎政悉改鸞措置約束冬十月宣大總督蘇祐與巡撫侯鉞總兵吳瑛奉詔出師北伐鉞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十三

率數萬人出塞襲擊俺答幕俺答知之會兵逆擊殺把總劉欽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瑛等急斂眾歸塞內巡按御史蔡朴上言其狀因劾祐鉞詔不問仍命卹劉欽等

三十二年閏三月俺答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詔逮巡撫侯鉞爲民予都卹典夏四月巡撫宣府都御史劉璽上言修築邊垣須用磚灰以圖永久山西一鎮須用六十餘萬請給發御史蔡朴亦言土沙易圮費當不貲俱下兵部議尚書聶豹言奏乞之數六十餘萬則經營必須十年財力旣不辦况曠日

持久無救目前可姑爲旦夕防禦之計日後別圖永世之利從之。冬十月朶顏糾俺答率眾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京師帝懲庚戌事憂日旰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總督薊遼侍郎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甚力俺答百道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帝大悅卽軍中賜博衣一襲發帑金萬兩犒將士博承命宣朝廷威德諸將士人人喜勇氣益倍與俺答守八日俺答不得利乃引退猶徘徊數舍外不卽去博募敢死士持火械夜數入其營擾之寇眾倉皇宵遁去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十四

三十三年秋七月俺答眾數萬入大同塞官軍敗績逮總督尙書蘇祐巡撫齊宗道於獄。十二月俺答寇大同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徵兵擊走之

三十六年秋八月俺答眾二十萬入雁門塞破應州四十餘堡總督楊順縱兵殺避難兵民上首功以自解已而辛愛妾桃松寨私部目懼誅來降順上其狀以爲功辛愛俺答子士馬雄諸部且入寇順懼上言俺答叵測欲脇朝廷歸之敵故薄順等無能且黠甚詐言以叛人丘富來易順信其言予之辛愛戮桃松

寨丘富竟不可得順懼罪賂巡按御史路楷隱其事給事中吳時來聞之上言桃松寨來降不過寇中一亡婦耳苟明於啓覺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始則張皇己功旣而輕墮敵計乃行賂按臣相爲欺蔽然則朝廷邊餉之用祇借順等潤家之資耳疏入上怒逮順楷下獄削籍以兵部尚書許論比順楷亦罷之

三十七年春正月俺答圍大同右衛不克四月命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右衛圍久不解議者以爲非博往不可遂有是命仍虛部中位以待之博乃徵諸鎮兵聲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數十下俺答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五

聞博至乃引去守將尚表拒守四閱月誓志勵眾死守不屈博上其功優敘之王德戰死奏立祠加卹參將周現潛通俺答奏褫之自是邊人俱砥礪思自奮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爲烽墩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功帝大悅加博太子太保

四十五年春正月俺答寇宣府塞西陽河先是朵顏革蘭台影克每歲引小王子諸部寇薊遼四十二年由牆子嶺直犯通州京師震動而宣大諸邊頗安靖至是復入寇宣府旋引去

穆宗隆慶元年夏五月俺答犯大同參將劉國引兵禦卻之九月俺答子黃台吉擁眾窺伺陵後南山上命總督劉燾率兵防護陵寢俺答寇山西石州陷之殺知州王亮畱壁石州剽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會有薊鎮之警京師戒嚴上命羣臣議防禦策大學士徐階條十三事時俺答入邊已二十餘日勢甚橫已兩潦連旬馬多死皆杖馬箠徒步歸所剽獲不能盡載往往遺於道甚眾十餘日始盡出邊而官軍無一人邀擊者大同總兵申維岳孫吳等覘俺答旣去汾石始約兵進戰及俺答出岢嵐東北孫吳以非己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六

信地引還大同維岳等終不敢戰而還十四日俺答始悉去諸將乃稍稍出獲奸細明海等及他老幼疲弱掩襲得之以爲功諸將獨方振一與俺答遇尤月逐俺答於嵐縣稍稱敢戰而已事聞詔奪督撫鎮諸臣官聽勘而逮諸將至京鞫之議功罪賞罰有差時邊臣異悞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寇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晉嵐山西

二年夏五月兵部言山西一鎮舊以大同爲藩籬警

備差少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大同棄牆不守遂與

俺答爲鄰三關邊隘皆俺答必犯之地矣然鎮臣尚

在內地俺答必糾合諸部乃敢深入故在關內則憂大舉傍老一帶逼近寇巢居常則有遊騎出入之苦遇冬則有套騎履冰之備故在關外則慮零寇今寧武在忻代偏崙之中旣以總兵駐師便於東西策應而關外一帶宜增設防禦請發太僕金益募軍買馬以備之上令施行

四年冬十月癸卯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皆台吉之子也幼孤育於俺答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妻乳焉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娶壻比吉女爲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七

之婦不相能復聘兔捨金的之女適俺答長女啞不害有所生三娘子者貌甚豔麗已受襖兒都司聘俺答奪取之襖兒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卽以那吉所聘兔捨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爲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古畱之邊吏譁曰此狐豎無足重輕宜勿畱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

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眾然後以焉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遂擁十萬眾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俺答頗銜之乃畱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方蟒衣貂帽馳馬從容歸報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六

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與無間言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以白蓮妖術謀不軌全與丘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之屬叛歸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名曰板升已而我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丁劉天祺邊民馬西川等二十八人悉往從之眾至數萬因尊俺答爲帝富犯邊死全等治第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至是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

古受其獻悉送闕下誅之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攜其妻以歸崇古以款俺答功加少保尚書巡撫方逢年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五人黃會吉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爲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爲都督等官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王崇古疑吉囊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蓋吉囊者俺答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答親弟也吉囊死子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九

四長曰吉能皆爲俺答姪而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部又多其支屬俺答於諸部爲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始可假以王封得比三衛例崇古以此脇俺答俺答以土蠻故主力不能致爲辭而崇古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蠻善且內親黃台吉會黃台吉使來乃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與俺答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至是俺答始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請通貢開市以息邊氓詔下羣臣廷議定國公文璧吏部侍郎張羅等十二人爲可英國公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

爲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互市不
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上卒如崇古議封俺
答王號貢期聽於三四月後一行互市之數先定馬
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諸物不得闌出賞大紅五
綵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裏 五月總督王崇古
爲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
請許貢入京比於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匹三請給
鐵鍋議廣鍋十觔煉鐵五觔尚未可爲兵器洛鍋生
粗每十觔煉鐵三觔宜可給與以敝易新四請撫賞
部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三

市 六月順義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
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
來獻上嘉其誠順賞白金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
吉等各十兩一表裏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
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屬部疑叛之漸三
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
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又言黃台吉嚮化不醇
他日必爲邊患大學士高拱言嘉靖十九年北寇求
貢當事憚於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
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錫之猶

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閒暇積我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各有餘地苟見一時遂爾偷怠良時不再得邊備寢弛難振矣上嘉納施行

六年九月俺答貢馬二百五十五匹時穆宗已崩神宗卽位十月授俺答兒子永邵卜大成都督同知

十二月遣俺答舊使火力赤奴謀赤北還嘉靖間奉使六人以俺答內犯下獄二十年餘俱物故至是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三

神宗萬歷元年三月頒順義王俺答番經并給鍍金銀印

二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子賓兔求河西互市邀索刀仗朝議絕之兵部言以一部啓各鎮拒絕之心非計也宜諭俺答令其子改圖遂令督撫臣諭之

三年夏四月賓兔駐牧西海役屬兒革白利等番屢擾邊境詔陝西總督諭俺答嚴戢賓兔俺答言賓兔

因甘肅不許開市苦寧遠途遠巡撫甘肅都御史侯東萊上言賓兔屢侵諸番以報其掠馬因圖請市河

西彫敞開市爲難苟可安邊何惜甘肅一垣而不以

糜之也上從之遂立大市於甘州小市於莊浪十月俺答乞佛像蟒段且城市成求賜名賜城名福化量給其請是年黃台吉改貢市於新平堡四年十二月銀定台吉所屬嘗盜邊絕其貢俺答聞之從彼法罰羊千馬二百駝二詔宥之已服罪馬駝等不必進

五年二月順義王俺答執叛盟獻鶴等四人上賜俺答幣論叛者如法三月俺答請開市茶馬又求都督金印朝議以請屬部並無金印宜諭遣上從之

九月俺答上書甘肅巡撫復求茶市初西番羶藏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三

納馬保塞廷議勿受巡茶御史李時成上言羶藏生西番中俗極遠未嘗通貢市一朝率眾來降彼實畏我威靈第以洮西極邊地更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籬耶矧今急須馬何爲拒之上從之俺答以番人入漢久且慢我遣大都巴石虎啓幕府請得比番開茶市廷議且許之李時成復奏言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帶抵嘉峪金城縣互數千里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以番爲之蔽也顧番人須茶最急一日無茶則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懸於中國俾世受約束藩我西土脫以茶市假之俺

答遂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俺答彼此合
一其遺患可勝道哉上是之兵部謂茶市不可許但
俺答稱迎佛僧寺必須用茶量給數十篋示恩報可
俺答復求開洮州茶市進馬五百匹諭止之
七年秋俺答請寺額詔名其寺曰弘慈
八年秋八月加順義王俺答次子不他失驃騎將軍
常漢我不良台吉等百戶
九年秋八月順義王俺答上表貢馬
十二月順義
王俺答死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百匹其妻三娘
子率其子黃台吉上謝表貢馬黃台吉者俺答長子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也嘉靖時有精騎萬餘庶弟曰青台吉精騎半之俺
答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俺
答予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黃台吉日夜
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及俺答
歸款益老而厭兵且佞佛聽番僧言戒殺掠而朝廷
威信亦足以服之以故十餘年終保塞不敢南犯先
是王崇古入爲大司馬繼崇古者方逢時吳兌代爲
總督各部俱貢市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慕華不時
款塞常詣兌兌兒女蓄之情甚暱或三娘子致手書
索金珠翠鈿兌隨市給與以敦和好部落中間有梗

化者三娘子時時報聞督府得預爲備
十年總督鄭洛遣通事馬應時佯爲趣貢事陰以詞
之三娘子遣土骨赤請寬假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
印
十一年閏二月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黃
台吉先配五蘭比妓後受西僧給納婦一百八人以
象數珠俺答死黃台吉將收三娘子三娘子嫌其老
病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此黃
台吉何用乃命人說三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
封汝不歸一婦耳於是三娘子逼於利害乃歸之黃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十四

台吉襲封僅四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

十四年二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
漢那吉歸俺答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
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己子不他
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勿從陰主扯力
克以兵收比妓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別築城居朝廷
賜名歸化至是黃台吉死扯力克當嗣督臣鄭洛復
諭扯力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聚則封不
亟聚封別有屬也扯力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
娘子帳中合婚其部落牙答漢盜掠助馬堡洪賣盜

掠偏頭關三娘子俱罰治如法
十五年秋七月封扯力克爲順義王三娘子爲忠順
夫人
十八年大學士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
憂有事則不懼自封款十九年順義王扯力克以助
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
人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
他失禮爲都督史二卽捨力克兄安兔塔也仍寬假
其罪分列於龍門滴水崖史二亦款服二十年來吏
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叟追尤首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五

事此一反也武官夔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
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
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
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於己而嫁禍於人此三反
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
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於
同心上是之

四十一年春二月扯力克旣沒卜失兔以長孫嗣封
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於是總督涂宗濬以爵禮
請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

僧哀乞蓋授都綱遣官齎封敕至邊各散去不受御
史李若星疏論卜失兔抗旨回巢踰年告款塞上乃
始受封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競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美

誠受其時恭養始不競
史李若星疏論卜失兔抗旨回巢踰年告款塞上乃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賈性疎至數谷請去不受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江陵柄政 一曰重階令 近日以來 賤賤請留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

穆宗隆慶元年二月加恩侍從藩邸諸臣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四月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疏陳大本急務六事 一曰省議論 凡事不貴無用之 二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保 八月居正上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虛詞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不爲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 一曰振紀綱 近年以來綱紀不肅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勿紛更於浮議 一曰重詔令 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格廢不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年月旣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

益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敕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違者查參一日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攷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敕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一曰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乞敕內外諸司悉心清理一曰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二

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位雖缺而糧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弱伏乞敕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時恭請大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

之謀銷未萌之患疏入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悃所司詳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三事析爲八則疏上上允行之兵部覆飭武備事宜一議兵一議將一議圍練鄉兵一議守城堡一議整飭京營又奏大閱之禮宣宗英宗嘗行之恭請親臨較閱如閣臣所奏上曰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餘悉如議戶部議固邦本言財用之當經理者有十宜嚴法整飭上一一允行之十二月廢遼王大學士張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憲熾頗驕酌多所凌轍居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會告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案驗無謀反狀僅坐以淫酗憲熾錮高牆廢其府居正攘以爲第後復恚朝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

三年九月上大閱於京營教場敕諭戎政官及諸吏卒先是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居正力持其說上遂行之四年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秩滿進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五月上不豫

己酉大漸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上困甚太監馮保宣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沖以屬卿等宜協輔遵守祖制則社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翼日上崩六
月甲子皇太子卽位年始十歲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臣聞之俱駭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
冲年皆若曹所爲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謀逐拱拱與居正俱負氣不相下居正乃結保自固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四

時臺諫交劾保必欲斥之而高拱自以與居正及高儀同預憑几每慷慨收宮府權曰老臣謬膺託孤不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敕府部章奏自合公聽並觀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己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旣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諸大臣於會極門促居正至拱以爲且逐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

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
至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任不許停畱爾
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
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卽日出朝門得一
牛車立而附載緹騎番兵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
去國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
未幾亦卒以病死居正袞然首輔矣辛酉上御平
臺召張居正慰勞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居正頓
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
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畱意上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五

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旣柄政慨然以天下爲己
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皇帝
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
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
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八月張居正請
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
御文華殿日講以爲常十一月太監崔敏請買金
珠寶石居正上前六月間奉命停止今忽有此舉
是前詔不信也乞暫停之以甦民力因封還敏疏遂
報罷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見捧冊進喜

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
應如響因卽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日上御文華
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言皇上當
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
不可不及早講求也上稱善甲戌張居正奏請明
年正月上旬卽御殿日講但先帝喪未朞勿設宴并
免元夕燈火上曰已早停止每侍聖母膳甚簡素或
逢節日具果宴不設樂居正稱善尋諭光祿卿免節
間供應七百餘金戊寅張居正上言制敕宜尚簡
嚴近來過爲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六

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神宗萬歷元年春正月辛卯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
士張居正知經筵事上甚敬禮居正每日御經筵居
正以詩書入在文華殿後張小幄造膝密語一日居
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
上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隆冬進講以氈片鋪地
庚子早朝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僞作宦者

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鞫之曰南
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
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

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內監洪已逮洪錮禁獄令大臣供之矣先是大臣爲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遂流落都下爲人巧捷便佞一中貴暱之至是令稱拱使改籍武進縣卽令廁卒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人以間請究至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卽付保鞫保令辛儒屏語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卽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拷掠死矣因使儒畀大臣金美飲食之儒日與大臣狎款卽令誣拱家人爲同謀獄具保飛發五校械拱僕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口語藉藉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七

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尚書楊博博曰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持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赤不憚會大理少卿李幼孜者居正鄉人亦輿疾告居正曰公奈何爲此惡名污青史矣居正強應曰吾爲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爲居正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擬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媚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告爲解卽共過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

卽疏處之耳守禮曰守禮敢附亂臣黨耶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中寧有良心倘株連者眾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爲殷鑒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手跡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卽上聞先政府耶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八

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第何以善後博曰相公患不任耳任則何難善後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卽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畫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中丞希孝泣謁博博曰欲借公全朝廷宰相體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顧亦何難公第使善詞校尉入獄訊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家僕稠眾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辨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詞

校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卽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吐實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給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當實言適高家僕逮至希孝雜諸校中令揚色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東廠理刑白一清者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相國顧命大臣本無影響強我誣之我輩皆有身家異日寧免誅戮耶皆曰馮公已爲具詞固有陰持之者奈何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送閣改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九

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卽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國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污獄使耶遂罷保密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爲有此隨顧保曰高鬚子是正直人張居正故懷忮刻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沮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齟齬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

不敢過新鄭率枉道他去 六月張居正上言稽覈
章奏隨事考成有遷延隱蔽者卽舉劾上從之 冬
十月上御文華殿張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喜珠
飾上曰賢臣爲寶珠玉何益居正曰明君貴五穀而
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
宮人好冶妝朕歲賜未嘗節省居正曰皇上言及
此社稷生靈之福也上又曰秦始皇銷兵槌可傷人
何銷兵爲居正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結民心爲本天
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於戍卒故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眞能勝天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十一

二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上引見廉能官做祖
宗午朝之儀從之甲午上御皇極門引見朝覲清廉
卓異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
賜金幣并宴 張居正進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
而後能說學問必溫故而知新臣今將今歲所進講
章重復刪定大學一冊虞書一冊通鑑四冊進呈睿
覽雖淺近之言然亦行遠登高之一助 四川西南
都蠻平初隆慶時都蠻作亂張居正薦曾省吾往討
之省吾有偉略而四川總兵劉顯以在閩事被彈居
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閩事逮

治之於是顯奮不顧身受省吾方略以平蠻自效凡六閱月諸寨悉平俘蠻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上御文華殿講畢問建文果出亡否張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雲遊題詩於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向上太息命錄詩進居正曰此亡國之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皇御製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明日輔臣進皇陵碑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碑讀之數過不覺感傷欲泣居正曰祖宗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爲心故能創制顯庸皇上以聖祖之心爲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微時事及卽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十一

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黽勉法祖然尚賴先生輔導也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錄囚慈聖太后欲停止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卽位以來停刑者再矣稂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上爲請太后從之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閏十二月丁亥上御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賜張居正明日居正侍進諫曰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賢主皆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一藝漢成帝知音律能

吹簫度曲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皆能文善
書畫無救於亂亡則君德之大豈沾沾一藝哉他日
上日講畢問居正元夕烟火釐山祖制乎曰非也成
化間以奉母后時多諫阻今新政宜裁上曰然居正
曰明年雖禫繼此當大婚又皇弟潞王出閣諸公主
釐降所費甚煩宜預節省上曰朕極知民窮居正請
減元日賜賚上大然之上又嘗語輔臣曰昨日禁中
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寧也居正奏曰仁
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還宮白慈聖卽
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十一

三年夏五月大學士張居正上言近郡縣入學太濫
宜敕學臣量加裁省并敕吏部凡所在督學臣非方
正勿遣遼東告警上深以爲憂張居正對曰暑月
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旣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
稱諸部解散無警居正因上疏論邊事曰昨遼東撫
臣張學顏報稱寇眾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
大寧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
繼光報稱寇久解散臣又使人於宣府密偵西人青
把都動靜則把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
屬虛聲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

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謊言倉皇失措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於上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十一

以憂四方豈僅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之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寇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并請賑各邊饑卒俱從之 八月張居正請增閣臣許之卽日進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爲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爲書三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意遵高皇定制歲一合祀奉二祖並配上裒答之

四年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

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
四維張瀚爲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傳應禎罔上行私
橫黷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
也言者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
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
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責
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遠戍之時議藉藉居
正不自安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爲民然心終恨之
後竟置之死 三月戊戌上御文華殿言及唐玄宗
於勤政樓宴安祿山上曰樓名勤政而佚樂何也張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十四

四維曰玄宗開元之治有三代風至天寶荒佚乃致
播遷居正曰無論往代我世宗皇帝初年西苑建無
逸殿省耕勸農末年崇尚立修不復臨幸治平之業
亦寢故大寶箴云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上嘉納之
五月辛酉上視朝張居正等請覽奏章時閱聖祖所
親批疏稿爲法上曰然居正因簡內閣所藏聖祖手
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旨并帖共七十道上
之 秋七月丁酉張居正上言致治之道莫要於安
民安民之法莫重於守令守土牧民者削下奉上以
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

且草率以追罪責其實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春外
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係惟以安靜宜民爲最虛文
矯飾雖浮譽素隆當列下考居正又請行考成法有
司以徵解爲殿最於是奉行者督責小民不勝朴楚
相率爲怨言然賦以時起居正上言近者仰賴皇上
愛人節用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太倉銀庫所積尚少
宜將明年漕糧量折十三足國裕民一舉兼得上從
之時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冬十月
丙子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仍加伯爵敕曰先生親
受先朝顧命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實賴匡弼精忠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五

大勳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聖祐爾子孫與國咸休
欽哉居正固辭伯爵許之山東撫按劾昌邑知縣
孫鳴鳳貪賄上怒甚欲遣逮張居正曰貪人固當盡
治但故事俱下臺訊上曰然鳴鳳之婪乃出進士乎
居正曰此人惟特進士故爾恣肆若乙科明經尚有
畏忌今後用人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上深然之
十二月上御文華殿舉袍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居正
以爲青上曰紫也久而色淪居正曰紫易淪昔皇祖
不尚衮服御衣敝甚始易享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願
皇上以皇祖爲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煖者

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時左
右亦言民窮至鬻妻子應上供上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
之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也法古聖
惟在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攬萬
幾無難矣上嘉納之 五月戊申諭修慈慶慈寧兩
宮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歷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
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
工從之 嶺西羅旁平羅旁據山海間驚江急峽巖
壑險絕諸猺窟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甫一定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六

之世宗朝諸猺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既
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居正毅
然言當誅舉兵部尚書凌雲翼請賜璽書屬之討賊
雲翼瀕行居正謂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今兩
廣諸猺雖所在都有然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
雲翼旣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衣山
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
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有差 先是四方多草竊有
司祕不以聞張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
得盜卽報決有司慄慄盜亦衰止 閏八月丁亥上

視朝張居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皇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愼一日非有他事及風雨不得輟上深然之九月上諭停刑蓋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爲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爲妖沴氛祲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爲害又不止一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七

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
己卯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宣慰視粥止哭
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贈甚厚然亦無意畱之所善
同年李幼孜等倡奪情之說於是居正惑之乃外乞
守制示意馮保使勉畱焉冬十月居正再上疏乞終
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居正旣父喪奪
情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因星變陳言
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
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强曲爲營解居正跪而以
一手撫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

喪次爲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怒亦爲公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卽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刻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鐐鎖且禁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成爲更慘毒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六

謫戍貴州都勻衛 罷吏部尚書張瀚先是瀚爲南京工部尚書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居正言上越次用之居正以爲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屬瀚畱居正居正亦自爲牘風之使畱己瀚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不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密晤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於是有所詔切責瀚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惴慄各倡保畱之議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怒喉臺省劾之以爲昏耄勒令致仕 丙午上戒諭

羣臣曰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憚元輔乃借綱常之說肆爲誣論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茲已薄處如或黨奸懷邪必罪不宥時言奪情者得罪都人士皆憤怒作謗書懸長安門謂居正且反上聞之故宣諭於朝謗議稍息已而召居正於平臺慰諭甚至卽日入直初居正喪次凡閣中事令吏齋奏就擬處分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稱先生皆盡古師臣之禮十一月癸丑朔以星變考察羣臣始張居正自矯飾雖或任情而英敏善斷中外羣譽之居正亦自負不世出迨劉臺論居正得罪志意漸恣至是益知天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九

下不見與思威權劫之矣 今天下度田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歲久滋僞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爲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張居正請料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其撓法者下詔切責之

六年春正月將舉大婚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涑疏言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命上不允以聖母諭居正遂從吉 三月甲寅張居正乞歸治葬許之辭朝上召見於平臺勞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

然國事至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皇上下婚之後宜
擗節愛養畱心萬幾因伏地而哭上亦爲之哽咽墮
淚曰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畱心乃賜銀印曰帝賚忠
良令得密封言事進辭兩宮各賜贖金慰諭有加
庚辰遼東再奏大捷上歸功張居正使使馳諭俾定
爵賞以聞召趣還朝居正以母老俟秋上道命錦衣
歸馳趣之六月乙未張居正還朝上召見於文華
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
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十二月命纂宗藩
要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盛國用困竭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以故頗加損抑至是居正等念諸藩裁削非天子親
親意乃略舉事例未當者十一條請敕禮官集議著
爲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厚薄親疎有體矣
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皇命僧於戒壇設法度眾
張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
眾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
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
壇而後爲福哉事遂寢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
水患河決入淮淮勢不敵淮揚咸爲巨浸直逼泗洲
患近陵寢上以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

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卽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蓋踰年而隄成轉漕無患 三月上疹愈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可爲寒心此後望力加撙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屢有宣進居正上戶部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因言萬歷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四百四十九萬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前此不可不畱心也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况財用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用自足上嘉納之 夏四月上以內庫缺錢賞賚不足命部鑄大錢以進張居正上言先朝鑄錢呈式非供上用也萬歷二年進錢一千萬其後歲半之已非本意若闕錢鑄進是以外府之儲取供內府大失舊制矣上從之乃罷鑄錢 癸卯張居正上肅離殿箴命書於御屏 五月

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爲寧遠伯張居正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爲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而成梁使使餽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卻不受 七月甲子給事顧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張居正居正奏民重困宜召還孫隆上曰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耳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時給事中李涑請卹江南水災并言四事上怒其譏訕居正曰水災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卹亦言官之常雖或觸忤恐傷聖度上意乃解冬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居正奏言臣諭邊臣如敵騎入勿輕戰堅壁清野野無所掠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戚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上善之旣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梁夢龍李成梁率兵禦卻之 十二月張居正服闋召見於平臺

八年春正月己未先是永豐梁汝元聚徒講學吉水羅巽亦與之游汝元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逐之居正微聞其語授指有司捕治之已湖廣貴州

界獲妖人曾光竄入汝元異姓名云謀不軌汝元異
俱先死湖廣守臣具爰書下法司訊之并曾光亦非
眞也第據律論罪 三月大學士張居正具疏乞休
再上上慰畱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口諭張先生受
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卻再審處讓後
人非晚也居正因復就職 甲子賜進士張懋修等
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兄敬修亦成進士得禮
部主事俱居正子 八月戊子刑部侍郎劉一儒移
書張居正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
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鯁鯁奉職治功旣精明矣
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覈旣詳弊端
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
渾之體也昔臯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
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居正得書不懌
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惑於內侍孫海客等撻二
內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取霍光傳入覽
上海悟降孫海客等明日上諭閣臣朕在冲年自多
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爲堯舜之君張居正因
奏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

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
賚以省浮費卻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
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
深嘉納之命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
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
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
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
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守法曰敬戒
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
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曰謹名分曰卻貢獻曰慎賞賚曰甘節儉曰慎刑獄
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敕次第
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章奏切要者卽講畢面裁
時上畱意翰墨居正以爲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
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九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令翰林分番入直應
和文章或令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
故事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以給事中
傅作舟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
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極言今有司負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民宜重處之居正曰以後犯者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蠲賑惟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若施舍緇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然今宮費俱節賞賚不溢居正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卽爲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五

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上是之十一月張居正一品考滿賜金幣及酒菓甚厚手敕褒諭有精忠大勳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加上柱國太師支伯爵俸居正固辭允之

十年二月丁酉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爲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卽今歲所欠又爲將來帶

徵矣况徵輸額緒繁多年分淆雜小民竭脂膏胥吏
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朘民以實
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
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
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
下中外大悅三月丁卯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
從之六月甲午居正以疾再乞休不允上以細務委
張四維大事卽居正家平章以遼左大捷斬速把
孩功進張居正太師甲辰上遣司禮太監齋手敕
諭張居正曰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當一二爲朕言之居正力疾疏謝并上密奏薦禮部
尚書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明日上卽命二人入
閣丙午大學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
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
幣賜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諡文忠居正性深沈機警
多智數爲史官時嘗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
者剴晰之遇人多所諮詢及攬大政登首輔慨然有
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
年來海內肅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
里荒外讐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

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罔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惜其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卽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任奸佞好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而中允高啓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當時目爲勸進居正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己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奪并籍其家子孫皆不保云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時比之霍氏之驂乘御史郭維賢疏薦吳中行等降調然上意已漸移御史楊寅秋劾王國光罷之發馮保南京閒住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學朱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鄒元標俱復官會潞王昏禮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爲言上曰辦此不難年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耳太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保黠猾盡竊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岳稱謂絕以爲諱而籍沒之舉亦

胎於此

十二年上從遼府次妃王氏奏請籍沒張居正家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荆川騷動上曰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著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仍準王歸葬原封抱養子述璽準依徽府例贍養張居正誣讎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佔廢遼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斲棺戮尸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俱令煙瘴地面充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五

谷應泰曰聞之虞書良弼義取協恭秦誓个臣都無他技蓋下吏奉職乃在才具而端揆裁物則在度量卿貳奔奏不越章程而宰相坐論必資道術也矧承平之相與創制異冲人之相與長君異周公以惇大告成王韓琦以才偏貶公著凡以養蒙作聖不專在於宣之綜核明之察察耳世稱張居正相業譽者多許其幹略毀者過惡其專恣然予以皆非事實真知居正者也考居正大節特王霸雜施才智自恃之徒耳而

其他緣飾以儒術眩曜以智數譬之黃子艾牆高基下陽處父華而不實求其論思密勿之地表帥百寮之間此實難矣方夫穆宗憑几顯帝冲齡居正拱儀同受顧命而內臣馮保竊叢於側斯時逐刁之議未行弔讓之謀潛固賣交附璫漏言市重彼商鞅之因景監相如之藉繆賢揆之結主固如是不卒之會極傳宣新鄭被斥而馮保以快己之怨者卽以酬次輔之恩居正以去保之疾者還以固綸扉之寵鬻權夸毗若互市然及乎德裕去官頤浩外徙始乃宮府交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无

通更唱迭和馮倚執政則言路無憂張恃中涓卽主恩罔替以故扇殿清暑鋪瓊禦寒居正所蒙壹皆媚璫之力也至於犯蹕具獄詞連拱僕謀發宰臣風生內侍苟非天變見於上公議格於下則上官黠詐立碎奉車易之飛文赤誅魏氏居正之挾持機械傾危同列抑何所見之褊隘也若夫父喪奪情太阿不釋李幼孜倡之於外馮保應之於內而居正貌乞持服心冀慰畱無魯伯禽之東郊不啓蹈翟方進之脫衰視事語云求忠於孝又云移孝作忠居正夫獨非人

情乎何相倍之戾也矧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
宰我之意惟在短喪曹瞞之心恐失兵柄而且
吳中行趙用賢俱以星變陳言艾穆沈思孝鄒
元標各以忘親入告乃復橫被鎖鑰咸加杖戍
又且論死劉臺痕斃士期錫爵以刎頸驚奔張
瀚以拊膺被斥雖王巨君之芟除忤恨梁將軍
之收拷太史作福作威不是過也又况懋修敬
修非列巍科則躋清秩是豈向歆之學冠於漢
廷抑亦京攸之派相援宋室乎蓋至身死踰年
遼妃訴闕而東園祕器甫賜泉門緹騎金吾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園府第固漢元虧師傅之恩亦田蚡貽滅族之
釁也乃論者以居正之爲相也進四書經解而
聖學修明進皇陵碑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
林入直而清讎無荒請宮費裁省而國用以裕
任曾省吾劉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
而邊陲坐拓厥罪雖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
正救時似姚崇禰礪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
鷲則類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長轡獲騁則吏道
雜而多端治術疵而不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

元祐之司馬乎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援朝鮮

神宗萬歷二十年五月倭酋平秀吉寇朝鮮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僕也始以魚販臥樹下有山城州倭渠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吉欲殺之吉善辨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信長賜與田地於是爲信長畫策遂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爲其參謀阿奇支刺殺吉乃統信長兵誅阿奇支遂居關白之位因號關白以誘劫降六十六州朝鮮釜山與日本馬對島相望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一

時有倭戶往來互市通婚姻時朝鮮王李昫湏於酒弛備吉乃分遣其渠行長清正等率舟師數百艘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久怯不諳戰皆望風潰朝鮮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暉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是時倭已入王京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庫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且暮且渡鴨綠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潘諭其王以匡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已環甲至賊抵平壤朝鮮君臣勢益急出避愛州

七月遊擊史儒等師至平壤不諳地利且霖雨馬奔逸不止儒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江援之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以宋應昌爲經略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贊畫軍前 八月倭入豐德等郡我兵稍集而行長等頗習兵詐謂不敢與中國抗以緩援師兵部尚書石星亦謂諸將未得利計無所出議遣人探之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據王京分其將行長等各發兵守要害爲聲援惟敬至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之時平秀吉廢山城君自號大閣王惟敬至執禮甚卑行長詭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旣還奏廷議以倭多變詐未可信我師利速戰乃趨應昌等統兵進擊而石星頗惑之以惟敬緩急可任題假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 八月布衣程鵬舉請發暹羅兵自海道擣其巢穴時以爲奇策又朝議調播州楊應龍援朝鮮 十二月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犒慰且重懸賞格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

敬廢倭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乃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楊元將中軍趨遼陽至是如松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如松大會將吏叱惟敬愴邪當斬參軍李應試請間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標營二十五日誓師東渡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鳳凰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峯出沒雲海監軍劉黃裳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初沈惟敬三人平壤約以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三

正月七日李提督齋封典過肅寧館至是初四日諸軍抵肅寧行長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遊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僅獲三人餘走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曰此必通事兩誤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籐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六日抵平壤行長竚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陣拒守如松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惟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礮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柏營擊卻之如松因部

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遊擊吳惟忠攻
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詭麗裝
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礮矢如雨
軍稍卻如松手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梯鉤而上
殺數人不退倭悉力拒守倭方輕南面爲麗兵承訓
等乃卸裝露明甲倭急分兵拒堵如松已督楊元等
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等亦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
毒烟蔽空方戰時吳惟忠中鉛洞胸猶奮呼督戰而
如松坐騎斃於礮易馬馳墮塹鼻出火麾兵愈進我
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於堞倭退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四

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提兵渡大同江遁還龍山是役
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餘死於火及從城東跳溺無
算裨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潛伏江東僻路
柏進復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黃海平
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平歸平壤惟咸鏡道爲清正
拒守聞開城破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咸鏡忠
清爲之犄角頗據天險而援師旣連勝有輕敵心二
十七日去王京七十里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
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蹠館去王京三十里馳至大石

橋馬蹶傷額幾斃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殊死戰自
已至午弇中矢且盡金甲酋前搏李將軍甚急裨將
李有昇以身蔽如松刃數倭竟中鉤墮爲倭支解李
如柏李寧乃益遮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
楊元援兵至砍重圍入遂潰而師精銳亦多喪失過
橋者盡死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陷畦冰解泥深騎
不得騁倭背山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烏銃
自穴中出應時斃諸軍乃退駐開城 三月經略宋
應昌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帑金二十萬佐
軍興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言關白揚帆入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五

犯李如松分畱李寧等駐開城楊元等軍平壤扼大
同江接餉道李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
等軍臨津而將銳卒東西策應間倭將平秀嘉據龍
山倉粟數十萬從間道縱火盡焚之倭乏食 東師
議款初我師捷平壤鋒甚銳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及
碧蹶之敗久頓師絕域氣益索經略宋應昌急圖成
功於是惟敬之款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行長亦懲平
壤之敗有歸志因而封貢之議起經略既得請於朝
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遊擊周弘謨同
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於四月

十八日棄王京遁如松及應昌整眾入城所餘米四萬餘斛豆稱是如松以兵臨漢江尾倭後欲乘情歸擊之而倭步步爲營用番迭休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五千趨尚州烏嶺烏嶺廣互七十餘里懸崖鑿削中通一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如松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棄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給事中侯慶遠謂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六

我與倭何讎爲屬國勤數道之師力爭平壤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振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應昌復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西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國對峙而東保蘆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

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爲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於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卽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畱防戍部覆南兵暫畱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禪守籐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江漢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如松計全羅沃饒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鎮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綎等並有斬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還誘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七

我撤兵圖漸遲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已露宜節制征勦遼東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輕受 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官軍久暴露間撤勢難久羈宋應昌乃請戍全羅慶尚議畱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賂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王而兵部尚書石星一意主款謂畱兵轉餉非策應昌師老無成功亦願弛責然策倭多詐恐兵撤變生已而命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竣役乃并撤吳惟忠等兵止畱綎兵防守 諭朝鮮世子臨海君肆居

全慶督師以顧養謙總督遼左 九月兵部主事曾偉芳言倭款亦去不款亦去款亦來不款亦來蓋關白大眾已還行長畱待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加遺也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則風帆不利正苦冬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速之來耳故曰款亦來不款亦來爲今日計宜令朝鮮自爲守弔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章下部 十月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許之因疏請封貢上命九卿科道會議時御史楊紹程奏臣考之太祖時屢卻倭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八

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爲厲階耶今關白謬爲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釁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弑主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於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馭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天朝之名號耶宜急止封議敕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關白可計日而敗也是時廷臣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王德完遂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

等交章止封而葡遼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兵部尚書石星恐不能羈縻關白甚張皇終主封貢不已

二十二年八月總督顧養謙奏封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九月朝鮮國王李昞疏請許貢保國上乃切責羣臣阻撓封貢追褫御史郭實等詔小西飛入朝時改總督侍郎孫鏞新受事倭使抵京石星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關不下旣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旣封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九

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上復諭於左闕語加周複大略如樞部意十二月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時禮部議日本舊有王未知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卽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上竟準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授都督僉事適諜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石星遂謂封事必可成矣

二十三年春正月遼東都御史李化龍疏倭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

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燕將計間之時封使已發竟不從

二十四年春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懷觀望至是始抵釜山而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壁騎從陰獻秀吉取阿里馬女與倭合李宗城統縵子經行之營所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十

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誅其左右以倭將行刺宗城懼棄璽書夜遁比明失路自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聞於朝上震怒逮問宗城議戰守會方亨復揭倭情無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上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副之廷臣交章請罷封上切責下御史曹學程於理立限渡海於是惟敬益舞智揣摩玩大司馬殷掌矣三月工部郎中岳元聲參石星力主封事有三辱四恥五恨五難疏入謫爲民九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

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畢款使者備至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嬖臣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爲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想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畱石曼子兵於彼候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翼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爲飾說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罷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十一

兵不許 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卽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禮又微仍畱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等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石星前後手書進呈御覽上大怒命逮石星惟敬按問以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薊遼改麻貴爲備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僉都御史楊鎬駐天津申警備楊汝南丁應泰贊畫軍前 五月邢

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害水索朝鮮地圖
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鳴綠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
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嫻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
併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劉綎督川
漢兵六千七百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到乘倭未備
竟掩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
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 大學士張位請屯田開城
平壤以資軍興朝鮮恐中國吞併以礪确爲辭議遂
寢 六月倭數千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
安窟放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十一

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經略
邢玠陽爲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
倭嚮導始絕 七月倭奪梁山三浪遂入慶州侵閑
山夜襲叅山島統制元均風靡遂失閑山要害閑山
島在朝鮮西海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
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至是時水兵三千
甫抵旅順閑山破經略檄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
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清正圍南原乘夜猝攻
守將楊元聞倭至驚起帳中乘城跣足而遁遼人衛
楊元西奔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要

而全州去南原僅百里相犄角南原告急愚衷懦不
發兵聞已破州民爭棄城走麻貴急遣遊擊牛伯英
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
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爲鳥嶺忠州西隘爲南原全
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
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
防使蕭應宮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麻
貴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
出忠清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參
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朝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三

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
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
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諫
於行長馮仲纓於清正玠從之下石星於法司併
沈惟敬俱坐大辟前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
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俟處分之實行長
正成亦尤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
正亦屯退慶尚離王京四百里貞明反至中途爲人
所刺死麻貴遂報青山稷山大捷蕭應宮具揭上曰
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山稷山並未接戰何得言功

玠鎬怒遂劾應宮恇怯不親解惟敬並逮 十一月
總督邢玠徵兵大集上發帑金犒軍併賜玠尚方劍
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玠大會諸將分三協左李如
梅右李芳春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經理楊鎬同
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烏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
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中協屯宜城東
援慶州西扼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
南原而下大張旗幟詐攻順天等處以牽制行長東
援 十二月會慶州麻貴遣黃應賜賄清正約和而
率大兵奄至其營時倭屯尉山尉山之南島山俱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十四

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由彥陽
通釜山貴欲專攻尉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
高重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
兵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二
十三日乃進攻尉山遊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獲
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於前連築三寨翼日遊擊茅
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
不出方力攻山寨時裨將陳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
呼而上砍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至其第
三柵垂拔楊鎬遽令國器竊割倭級戰稍懈國器復

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收軍詰朝如梅至
攻之不拔島山視尉山高石城新築堅甚師徒仰攻
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坐困之清
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用礮
者從隙發多命中彈皆碎鐵爲之中多疊傷然倭亦
饑甚瞰鎬師稍怠僞約降緩攻而冀行長來援行長
亦慮我襲釜營不敢輕進乃選銳卒三千虛張幟蔽
江上朝鮮將李德馨譌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
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無統御皆潰清正縱兵逐北
軍士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貴奔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五

州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尉山大捷諸營上
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鎬大怒駭正止稱百餘人贊畫
丁應泰聞尉山之敗慚惋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內閣
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怒
驗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附
勢煽禍飾罪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
駭改陣亡兵馬卷冊封進上覽之震怒欲付法輔臣
趙志臯力救乃罷鎬聽勘因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
東征軍務上怒張位以其密揭薦鎬削籍爲民以天
津巡撫萬世德代楊鎬經理遼左

二十六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以前役乏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精講海運爲持久計二月都督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邢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勦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尉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恃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六

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擊重玠懲島山之失特於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尋報遼陽警李如松敗沒詔李如梅還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九月東征將士分道進兵劉綎進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部將詐爲綎而綎詐爲卒執壺觴待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卽放礮圍倭盡殲之翼日行長果率五十騎來僞綎磬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殊有福綎驚愕置壺觴出司旗鼓者遠傳礮行長騰躍上

馬從騎一字鴈列風翦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
急率黔苗兵來援倭已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
宴縉亦遣官謝謂昨登席放礮敬客禮也謗生疑心
行長唯唯遣使遣縉以巾幗縉進攻城奪其橋斬首
九十二陳璘舟師協堵擊毀倭船百餘行長潛出千
餘騎扼之縉不利退璘亦棄舟走麻貴至尉山據險
割其糧稻頗有斬獲倭僞退誘之貴入其空壘伏兵
起旗幟蔽空遂敗董一元進取晉州乘勝渡江南連
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州老營鏖戰下之遊擊
盧得功沒於陣前逼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七

海爲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
通東陽倉十月董一元遣步兵遊擊茅國器彭信古
葉邦榮前攻城騎兵遊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
登科繼之遊擊藍方威攻其東北水門自辰至未彭
信古用火橫擊寨門碎城垛數處步兵競前拔柵忽
營中橫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
至郝三聘馬呈文率騎兵先走遂大潰奔還晉州勘
科徐觀瀾奏四路喪敗旨下部斬馬呈文郝三聘以
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
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於御屏沈一貫

懼會玉熙宮宦侍演東征劇熒惑聖聽上爲之霽顏
復召一貫入閣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
月九日死各倭俱有歸意十一月十七夜清正發舟
先走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綎攻奪曳橋獲級百六
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陳璘統蒼唬船邀擊之得
級二百二十四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衝鋒
沒於陣子龍驍將也諸倭揚帆盡歸經略萬世德自
六月受命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邢玠奏
捷督學御史李堯民知之因告廟獻俘上言諸臣欺
誤狀上靦然抵疏於几而罷丁應泰亦再疏賂倭賣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六

國上念將士久勞苦仍發帑金十萬兩犒師特諭優
敘勘科徐觀瀾抗疏論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世德
黨和賣國疏至京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
觀瀾方駐遼造冊身歷釜山蔚山忠州星州南原稷
山查獲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亨危之一貫檢觀瀾
前疏有抱病語票準回籍調理改命給事中楊應文
代完勘事

二十七年四月征倭告捷上御門受俘梟磔平秀政

平正成傳首九邊總督邢玠劾贊畫主事丁應泰

落職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擒

斬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
掃諸巢功亦難泯晉邢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世
襲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
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董一元復職再敘稷尉功
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楊鎬以原官敘用御史
陳效病死蔭一子錦衣棄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
棄市

谷應泰曰關白本薩摩州人倭部之稍黠者耳
非有奇才異能武勇絕藝特以李昫縱酒朝鮮
備弛遂狡焉啓疆思有吞噬之舉方其陷王京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九

劫世子剽府庫毀墳墓八道盡沒進窺鴨綠勢
岌岌矣而請援之使絡繹於路救邢救衛春秋
之義也况乎勢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
東江之咽喉一或失守重險撤焉非如應龍之
反播州猱獠之陷西川荒徼弄兵有傷國體而
已然予以援之之法有三命武健之將選精銳
之師出其不意急擊勿失如陳湯甘延壽之於
康居策之上也其或因糧於敵分兵斷道坐而
困之窮蹙自斃如趙充國之於金城策之次也
又或始則震以兵威繼則結以恩義開誠布信

堅明約束如諸葛武侯之於孟獲策之又次也
乃勦旣不足以樹威而撫又不能以著信臨事
周張首尾衝決不可謂非行間之乏謀而中樞
之失算矣方李如松平壤大捷李如柏進拓開
城四道復平三倭生繫廓清之功可旦夕埃而
乃碧蹄輕進兵氣破傷功虧一篑良足悼也又
若麻貴尉山之捷三協度師勢相犄角砍柵拔
寨鋒銳莫當而割級之令解散軍威僉都之肉
豈足食乎况於沈惟敬以市井而銜皇命李宗
城以淫貪而充正使以至風月候節之給壺觴

好會之詐邢玠飛捷之書楊鎬冒功之舉罔上
行私損威失重煌煌天朝舉動如此毋怪荒裔
之不賓也向非關白貫惡病亡諸倭揚帆解散
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善後之
策茫無津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
功倖邀爵賞衣緋橫玉任子贈官不亦慝乎乃
馬棟丁應泰之疏能直伸於關白未死之前而
李堯民之章反見抵於關白已死之後者蓋以
用兵之初神宗怒白甚銳怒則望其速濟故必
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白漸深憂則幸其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成功故不欲明其僞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
封爵而所遭逢異矣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

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卒之忠言落職欺君者

